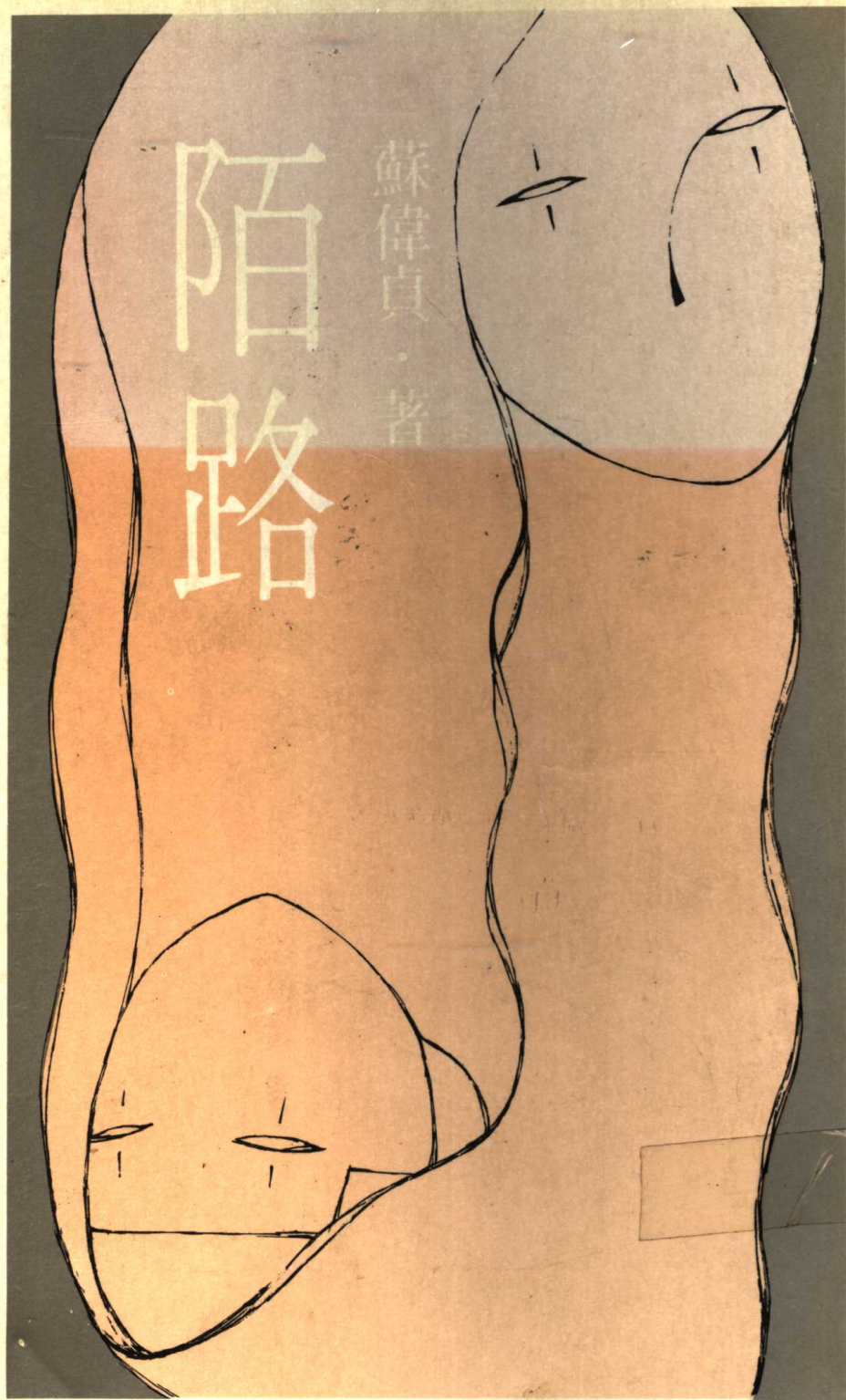


陌路

蘇偉貞 著



聯經文學⑦⑩

陌路

蘇偉貞 著



聯經文學⁷⁰

陌路

75.04.0787

中華民國75年4月初版
中華民國78年10月第四次印行
保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臺幣120元

著 者 蘇 偉 貞
發 行 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
電 話：7683708・3620137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108-5

・84024-3・

許多年來，她仍然是這毛病，經常撥了電話後忘了在打給誰，抓著話筒又放不下手，於是她一直有先報名的習慣——「我是沈天末」。

那名字無論何時何地，都給她一份熟極而流感。繼之覺得陌生。

有時候撥錯了電話，那頭愕然；更多根本第一次通電話，對方自然不認識她，雙雙沉默下來，她更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國外四年，這經驗最多。也有先則對方特別客氣，後則冷漠相向，尤其在明白不過是一通誤撥。所以，多年的戒之在心，她練就一旦體察線中呼吸，八九了然有何種反應而來的功力。甚至聽到對方抓話筒的氣勢，轉而想起要找是誰。

她儘量不打第一次找人的電話，儘量不打熟識已極者的電話聊天。個性使然嗎？她不知

道別人為什麼可以不見面而有話說？

重返舊宅，電話、人聲一切聽不見。好像屋外一直在下雨。滴滴答答的下。

房子屬舊式日本建築，格調清雅，她父母身後遺產。離開台北經年，四週高樓櫛比，彷彿這房子陷入重圍。

她就像這房子，同樣不關心本身的存在，恍若淹流在時光中。

她在屋內的活動減至最低量。她父母似乎知道她最後仍會回來。

比之四年前的離開，歲月添增，記憶反而減少，再加故友舊識事物星移，她腦中幾幾空白一片。

是誰說過一個女人沉思時最美？有一整個屋子的沉思，她的欣賞者是誰呢？她想想，祇有閉上雙眼。覺得自己在和沉默對坐。

記得離開台北赴美國的前夕，心情同樣低沉，同樣面對太多沉默；和沈中硯盡夜長坐，天初破曉，想像彼岸正值夜晚，想想兩相心境，真的荒唐而非可喜。不著邊際的未來，整個事情和心情。白天也像夜晚。

對於她要遠走美國會唐閔，結婚然後生子，定此生，中硯向不多評議，往後再見何年，甚至再見有望嗎？都是問題。中硯不願多涉身她的路。祇是要她——「一切看開點，後悔也

沒關係」。

「為什麼沒有和中硯好起來？」她和中硯因屬本家，大學裡一直走得最近，幾年來每每不經意竄起此念。這念頭代表她婚姻中的冷。

忘了是誰開導過她要找尋自己的愉快。

決定回來的那天，意外和唐閔有段長談，算是結束那之前的冷。唐閔問她：「回去做什麼事？」

「再說吧！」她真心的回答。

她明白唐閔不是壞，而是太冷。能化解他的不會是如體溫般的溫和而是熱情，高超速的熱。

她曾經想要個孩子，唐閔不要。

「妳不知道孩子會剝削大量時間和自由嗎？妳沒看見這是個什麼環境嗎？」

明明很好的關係，怎麼變質的呢？他們原本在國內時，唐閔完全熱情，抓她抓得很緊。在無依無靠的國外，唐閔甚少碰她，常理不是他們應該靠得更近、擁抱更密切嗎？

但是她知道，她沒有辦法違背唐閔的決定，經過這樣的生活，她也不願意去違背。她有一天會離開他。

「要不要辦個手續？或者妳多想想？」唐閔臨到最後，也不是慌，也不是後悔，沒有顧忌，而是他一貫的週密。她奇怪他說得出口。

她搖搖頭。沒有看他，實際在想。因為陌生。

唐閔又加了一句：「如果妳願意，隨時可以回來。」他講得很客氣，以至於別人絕對不能跟他翻臉。

她偏過頭去，覺得挨了一記耳光。

她從來不必很快樂、幸福、完美才過得下去，但是連起碼的尊嚴也沒有嗎？

她沒有說會不會再「回來」！也沒有辦離婚手續，不值得反目成仇，又認識八年了，還是多留些餘地。

也許，他們的餘地便由於太多了。

唐閔陪她坐到夜半，同樣沈中硯那麼一晚，同樣「去」「留」當時。

唐閔後夜半要去睡了，站起身，背著她說了一句：「天末，妳不覺得自己太脆弱了嗎？」

凝視窗外的黑。原來唐閔也有某方面的意見。

她不必更了解他了。他們的標準不一樣。

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，連要遷就也沒有方法。

望著唐閔走開的背影，她沒有叫住他。他身上穿的襯衫是他母親前次帶來的，老家巷口西裝店縫製的。唐閔出生及成長階段，衣服一律在那兒做，出國後，旁人長胖、消瘦，他依舊。裁縫店裡永遠存有他的尺寸。

那樣一個背影，她卻恍惚覺得膨脹碩大。她腦中沒有他的尺寸嗎？穿不回的舊情而已。他父母來住兩個月，他每天按時上下班，沒多請一天假，他大可以安排休年假。她獨自開了四個小時路去接機，然後唐閔下研究室回家後看到父母，像每次放學回家一樣，叫聲：「爸爸！媽！」

如果唐家傳統如此，還可解釋，唐閔母親細膩、週到，父親好動、開朗。之前她早推斷得到唐閔必然會如此，卻實在無法原諒。

她眼着他穿著母親為他帶來的衣物，不知道他怎麼穿得上身。

那兩個月，經常看到的是公公的身影，很像唐閔的背後，她最怕推門回家一剎那望見老人家站在窗口的情景，更不敢正視公公正面，怕看到臉相反應。祇有低著頭走過去，或者講些其他的事。老人家向未在她面前多置一句唐閔的不是。

唐閔背影像父親，是一個脫離母體可以完全自我生存的人，和原先的那個「像」沒有多大關係。

「天末！」老人家突然有天叫住她：「妳要多容忍！」那時他們已經住了有月半。

從唐閔身邊回來，她真不知道如何去看望兩位老人家。唐閔是一定不會多說什麼。她又怎麼開口？

婆婆臨回國前，叫她到房間，交給她一盒首飾說：「天末，妳在美國過的門，我們沒法照規矩給妳準備東西，我又怕妳們書讀多了不愛這些金銀財寶的，還好這些首飾我是請年輕小朋友幫忙挑選，樣子還不俗，給了妳，我也心安些！」

天末眼眶酸紅，她出來前，母親私下亦交給她一雙戒指，說得很明白：「如果唐閔決定了，你們的婚禮也不必鋪張，有個起碼形式就可以了，人在外頭要學著多體諒，簡單點。」首飾盒裡躺著全套的鍊子、鐲子、戒子、耳環，離她心性很遠的東西，卻誠有溫度，那麼近。首飾打工精細，真的不俗。她極想衝口說兩句什麼，止住了。走到這步，她的婚姻才有點開始的雛型嗎？那麼精緻？

唐閔媽媽緊緊抓住天末，流下眼淚：「我知道委屈妳了，唐閔不是個好丈夫，祇有靠妳多照顧他。」那種老人家不能抑止的淚，他們控制無法，旁人亦然。

「我很喜歡！媽！」倉促下，說的是有關首飾。無關唐閔。

「你可以找時間生個孩子陪陪你！」唐閔媽媽的語氣不無遲疑。她才發現自己也哭了。

她從來沒有在唐閔面前為婚姻哭過。連背後都少。

唐閔媽媽當下要她套上手鐲，而且左右各一雙。說來微妙，她總覺得是這樁婚姻等在那兒選擇了她，而非她撞上這樁婚姻。她向來不是頑固的人，所以一直談不上癡於愛情，許多年後，她才覺悟自己從來沒弄清楚感情為何。

花樣年華時候沒有人教給她，成長後，吸收力大弱，就如老舊日式房舍，要裝潢，亦無多大效果，更無從著手。

徒徒覺得時間的過去。

天末從床上直起身，拉開窗帘，進來的陽光亦像染有歲月，光度微弱。

房子在父母過世後，托給鄰居代管，失去人味的房子毛病百出，而且潮溼。她倒毫不著急，最壞不過就這地步了，否則還垮掉嗎？雨水和時間之於房子，有些是後天的，有些先天失調不可避免必塌毀。何況感情。

她到巷口買了份報紙，看到日期，算算回來已經半個月。在國外沒有想通的事，國內的清靜日子裡也沒有通不通。

到底是誰拋棄了誰？

巷口不時有車輛竄出、流進，當年不怎麼樣的小巷現在再走，覺得長了。

報上版面登的大多是人事，不外仇殺、失火、自殺、礦變、倒閉、情感糾葛。彷彿活著十分熱鬧。

日影傾斜漸透過紙門映進屋內，是個兩天中偶現的晴天。

天末半靠在床頭，仰拿著報紙，報上的事件頓時恍似衝面而來，她把報紙丟到地板上，仍然一份生命躺在地板上，因為有人事在其中。

她輕輕滑低躺平在床上，閉攏雙眼，心的起伏隨同躺平，卻睡也不熟。她從來沒有睡夠，隨時可睡，又隨時會醒。

四週靜得不像在台北。像國外唐閔出門後家中上午。

每天上午唐閔埋頭吃完稀飯後出門，她堅持要過像在台北的生活。早晨起床煮稀飯。

她在他走後，泡一杯茶，看當天當地報紙或一星期前國內的航空版。也是這樣的死靜。並且一成不變，像被定穴的發條玩偶。這樣的日復一日和她當初想像大相逕庭。當初是憑什麼勾劃的呢？對唐閔的愛嗎？或者他以前佈展在她身上的熱情？還是對他的期望？

應該是熱情，所以完全的熱情褪後，什麼也不是了。他有工作和計劃，她呢？每天她不瞭解唐閔的明天、未來，甚至行程，先是性情使然不願問，後來是懶得問，他每天回家的時間不定，彷彿是蓄意考驗人。

以前她懷疑唐閔對她有精神虐待之嫌，後來，她真是什麼都沒有心了。

偌大的城市裡，她祇有一個稍稱得上是朋友的朋友，一出國門就加分的那種朋友。之白先她兩年出來，她甫抵達，之白便趨附自我介紹，她沒有辦法拒絕主動的友誼。當然，她還並不瞭解之白。

後來陸陸續續，她才知道之白是個怎麼樣的人。

她先是看到了之白個性上的輕鬆，再看到了之白生活上的隨意。她起初都羨慕。之白並不特別好面子，不像其他夫婦，所以生活裡頗多惹人非議之處，她經常隻身赴大都會度假，沒有人知道她去做什麼。她非常瞭解旁人怎麼說話。

「我在乎他們做什麼？痛不痛快又不是他們的事！就算我亂攪男女關係，這個男人還得願意呢！」之白真不在乎？天末隱隱覺得其中有事。也許這是另一種不痛快，否則她為什麼要經常喝醉和走開？

天末十分感激之白在沈悶中伸過來的手。祇剩之白不時散發出溫度。給她一種稱不上激烈的友情，使她不至於太自憐或完全放棄過日子。

她們經常去超級市場逛一下午，或者大減價時買點東西，在尋尋覓覓的過程中，反而有份世俗的收穫感，讓天末覺得生活並非從一清白。她稍微好過些。

唐閔父母走後，天末經常陷在空白裡，發現生活中那一點點「俗」趣頗難再興，她體悟是不是應該回台灣走走，又怕自己不願意再回來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打電話給之白。

似是之白開燈後，在起居室接的電話，所以遲了些時間，天末幾乎要放棄打這通電話。之白習慣在沒有人的地方聽電話。

之白在電話裡聽到她可能要回台灣的念頭後，並沒有表示意見，祇「哦」了一聲，便隨口談些別的事。

天末放下話筒，仍坐在電話機旁，唐閔書房內的光衝到門邊即止。不久之後院外響起車聲，他們的住宅區規劃寬敞，入了夜，任何音量加倍刺耳，無論是外圍或內心。

天末撥開窗帘望出去，看到之白的車。

之白披了件大髦白披肩，料峭薄春，因為有月光，青灰的景色中，光禿的樹芽隱隱可見，無絲毫喜意，反而有股絕望質感。

之白細長的臉上有份奇異的流動美，其實事不關己她一向冷漠，傳情全因為她眉目眼瞼中特有的生動，尤其她站在的背景比她更冷漠時。

「我以前長了副圓臉呢！」之白有次誇張的表示。

一張臉怎麼會愈長愈長呢？在定型以後？

幸而倒有另一種美。

唐閔仍在書房裡，不確定他是否耳聞，如果知道之白來，他應該會現身。唐閔對之白經常有些讓人不安的反應，也不是話多，而是少有的專心，又沒有什麼，恐怕祇是她自己的第六感。

天末披了件薄外套出門，之白並無意進屋。她也想外面走走。

兩人走到薄春中，之白沒有問她為什麼要回台灣，一開口，竟是以前的愛情。

「我自己以為會等他退伍然後結婚，沒有想到先出來就和別人結了婚。消息傳來他在一次演習中踩到地雷當場炸死，過兩天他生前寄給我的信才到，他在信裡說要我好好過，不要難為，他不怪我，一點怨恨也沒有。」講著講著，之白居然仰天笑出眼淚：「其實我一點不為難，我早想過，就算我嫁給他，我也會跟別人好，再說早死並不算壞事，祇是我回不去了，台灣一定有很多人等著罵我，我也覺得再去面對那些往事陳跡很無聊，我不想讓自己難受。」之白並不像要天末同意她的看法，她祇是告訴自我。

「從那時候起我才懂事，我很感激他教會了我知道人事。」

天末不能說什麼，那到底不是她的生命，而且生命有互通性嗎？

她雖不像之白那麼絕劣，也夠慘了。之白現在的隨便是因為太自私嗎？她真的不懂。

「我們對感情及生活總是太天真了，天末，我們小時候沒有受太多罪，長大以後，要花好幾倍代價，妳覺不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的通病？」

這就是天末沒法和之白太接近的最深層原因。之白往往流露出一股透徹太過的特質，很多事是不能多想的，也不能多知道，否則難免和自己過不去。她也不願意負擔太多。走在高樹底下，份外覺得自己的矮。

他們這個城鎮像美國任何一個城鎮，入夜後除了車輛，很少行人，到處是燈光而無人跡，黑暗的地方特別多。在巷弄處，買醉的人知道那裡有酒吧。

天末聽說之白酒量奇佳，也見過她微笑舉杯來者不拒，但那味道不像醉於酒，而祇是懶得解釋不喝的原因。宛如她經常傳出緋聞而她依然故我不做任何說明，愈顯得她行徑放任，有些驕傲。

她們經過一處酒館，微涼中，似乎更適合買醉，館內擠滿了關不住的笑語、聲浪。這樣的夜晚，走著走著，天末以為之白會進去痛飲，她願意陪之白。不想之白眼光直視，對酒完全失感。他們繞完一圈回到住處，兩人在院階上坐了會兒，之白站起身，伸手往背後甩緊披肩，將臉緊緊裹住，愈顯她的臉長。之白十分清醒的說：「走了。明天我會去紐約荒唐幾天，以前老認為沒有感情一秒鐘也活不下去，現在有太多感情同樣活不下去。」天末隱隱覺

得之白原本前來是要告訴她什麼，卻說了別的。否則之白何以如此氣悶。

之白一踩油門絕塵而去，車體幾乎立刻消失黑暗中。天末站在原地，長望遠處，總覺得有很多影像在黑暗中活動，人看不見的。

之白沒有追問她與離念原委，卻講了大量有關自身感情遭遇崩潰的故事，是在提醒她嗎？天末知道自己不是對這樁婚姻絕望、或對愛情太美化，但是她的「點」擺在那裡呢？她祇知道這種日子很難過下去，她又不願意用「捱」的。是自己個性中缺乏冒險的因素？

送走之白，她回到屋裡想靜一下，意外地唐閔竟聞聲走出書房，根據多年相處，天末一看他的臉色，就確定他有話說。

他先倒了杯茶，照例沒有順手給天末帶一杯。他摸摸胃說：「好餓。」跡象更明顯了，唐閔一有心事就覺得餓。另個意思就是要天末給他弄點吃的。唐閔講話向不講全，以前認定那是含蓄，後來則把人弄得更疲倦。

她不經意掃到他手上的茶，從沒有一刻那茶如此刺眼，幻象為壓抑久矣的潛意識。她多盼望能躺在黑暗裡靜一靜。卻依言朝廚房走去。

她向來認為息事寧人是最省力的一種生活方式。

唐閔邊吃炒飯兼以茶下，天末等在一旁準備收盤子，吃食於她採速戰速決的方式最佳。

天末同樣一張報紙抵住眼前，他們不會有話聊的，唐閔不會問她去了那裡、會了誰。

不意唐閔吃下半盤飯後，速度竟慢了下來，沈思半晌，天末在報紙後都感到那他速度的改變，當然，並沒有好奇到想問清楚。

「黎之白找妳做什麼？」

天末仍沒有放下報紙，沒有回應，仍把臉放在報紙後面，她太有經驗，他們之間不定凡事皆需答案，往往是隨口的更像隨口，她尤其清楚唐閔對人的無心。

「嗯？」唐閔追加一聲。

天末放平報紙，口氣稀鬆：「沒什麼，出去走走。」唐閔的不安毫無道理，便反問：「你知道她來了？」

「我聽見車聲，她那輛車聲很特別。」

國外的夜總由心境，黑得沒有人味，無邊無涯的，不見盡頭，也沒有人的故事在其中。因為燈火對她而言不具任何意味。

她倆在如斯黑暗漫走，心裡的悶無由發洩，反而勾勒出雙重。

唐閔關心的是什麼呢？是誰來過嗎？她轉臉凝視窗後的黑，如果有天她念起這個家，恐怕最想的，是這扇窗台和窗外的黑。這屋子以坐在客廳往外看去的視野最佳。